

首都博物馆

记忆北京的『城』与『文』

本报记者 宦佳

2015年，是北京建城的第3060年。西方有位哲人曾说，一座城市如果只能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博物馆。

于1953年开始筹备的首都博物馆，承载着北京三千年建城史的文明精粹。原馆址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孔庙；新馆则于2005年12月开始试运行，2006年5月18日正式开馆，距今也恰好有了10年的时间。

从一个参观者的直观感受讲，首都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在于它“城市史”的主题非常鲜明。首博的新馆建在长安街旁，雄浑古朴的建筑也成了长安街一景。

新馆分为地上5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达6.38万平方米，常设的展览以首都博物馆历年收藏和北京地区的出土文物为基本素材，吸收北京历史、文物、考古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国内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形成独具北京特色的现代化展陈。

2 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水准高



五彩龙纹盘

一座博物馆的灵魂，在于文物，也在于文保。

无论是象征着国家政权、铸有铭文26字的青铜礼器董鼎，还是白釉上以红、绿、黄彩绘海水云龙纹的嘉靖年间五彩龙纹盘；无论是镇馆之宝、定位了北京建城史的克盃、克罍，还是鬼斧神工的水月观音像……今天的首都博物馆，文物的等级之高、藏品之精，都达到了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博物馆的水准。

不过，文物藏品只是一座博物馆的一张面孔。文保技术、文物研究、文化传播等许多面孔共同撑起了一座沟通历史与现代的博物馆“桥梁”。

“现在我们的思路，是不要让展览来告诉你历史是什么，而是你自己来挖掘，看看历史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读城’项目，就是专门由北京的中学生参与，由我们馆专业的研究人员带领，探索北京城市的历史脉络，然后以学生们这个年龄段熟悉的语言方式设计展览，这对他们和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杨丹丹介绍。

这些参数对于首博而言，都可以打上“高分”。在收藏、展示、研究三

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云：古迹重裱，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书画性命，全在于揭……致力于毫芒微渺间，有临渊履冰之危。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国古代书画修复的艰辛。书画修复，核心在于“揭”，也就是把画心和命纸分离。传统的修复方法，主要是“揭”和“搓”。但是，对于难揭展的书画，用水长时间闷揭，容易对画心造成伤害。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传统书画修复室和生物实验室组成团队，花费6年时间，积累上万个实验数据，经过上千次的尝试，最终成功研制出应用于古书画保护的生物揭展剂。

所谓“揭”，就是要去掉画心和命纸之间的糨糊，只要去掉糨糊，画心和命纸就会自然分离。我国传统纸质丝织品书画装裱中使用

□展馆新气象

首博成功研制生物揭展剂

本报记者 宦佳



生物揭展剂揭展



水揭展

1 “城市史”的主题特色鲜明

展览，从展品选择、展厅布置等方面都根据北京的历史文化特点作了特别的设计，令参观者仿佛走进了历史，全方位地感受老北京的民俗风情。

“为了让参观者能够生动地理解老北京的民俗文化，我们在民俗展厅里，把老北京民俗分为结婚、生子、祝寿、过年4个主题，巧妙地浓缩在老北京的一户胡同人家，用四合院的院落将各个主题展厅串联起来。你看这里展出的很多展品，年代都不算太久远，基本是清



老北京民俗展

3 文物证明京津冀历史渊源深厚

北京这座城市，因其是首都，而有了一份独属的责任与担当；也因其是首都，又必须精准地定位以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便是北京这座城市在下一个阶段里，将要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成为未来历史书中，关于这座城市的重要篇章。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从何表现？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有何证明？文物便是最好的证据。

为增强三地文化认同，以史为鉴、共谋发展，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博物馆于2015年6月23日在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历史文化展》，为三地的群众合力打造一场文化盛宴。“截至10月7日在首都博物馆



独乐寺塔玻璃瓶



长信宫灯

的展览期结束，京津冀历史文化展一共吸引了516133人次参观，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反响与好评。”杨丹丹对记者说。

代表燕国青铜制造最高水平的伯矩鬲、中国第一个考古发现的环保灯——长信宫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金缕玉衣、代表元代瓷器最高制作水平的元青花、清代佛造像极品——粉彩无量寿佛等232件京津冀三地文物精品，将三地的历史贯穿起来，以京津冀一体化形成的历史特点为依据，展现三地一体化形成的原因以及表现。

这也是京津冀精品文物的首次聚会。记者从首都博物馆了解到，其中几件国宝级文物——西周伯矩鬲、长信宫灯、独乐寺塔玻璃瓶共同展出尚属首次，三件文物也讲述了穿越千年的历史故事。

“我们不光让三地的文物同聚一台，还让三地的志愿者也同台讲解，让参观者可以最直接地感受到京津冀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温度，‘一站式’了解为什么今天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杨丹丹表示。



□镇馆之宝

斗彩葡萄纹杯

2014年4月，一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亿港元的天价被上海一位收藏家拍得，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引发热议与争论。这件天价瓷的几个关键词是成化、斗彩、鸡缸杯。



斗彩创烧于成化年间（一说萌于宣德，而臻于成化），先以青花勾勒，在高温下第一次烧制；再以红、黄、绿、紫等彩料填色，低温二次烧制；釉下青花与釉上诸彩争芳斗艳，故而得名。

成化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成化瓷器无大器，多为俊雅秀美的掌中把玩之物。成化斗彩胎体轻薄，釉质莹润如玉，色彩淡雅，艳而不躁；整体风格轻盈秀丽，恬淡雅致，精巧可人，玩赏性大于实用性。加之纯正的皇家血统，存世稀少，成化斗彩被历代藏家追捧。在首博的珍藏中，也有一对成化斗彩杯，不过不是鸡缸杯，而是葡萄纹杯。

这对斗彩葡萄纹杯，撇口、深腹、圈足，足内为青花双方框“大明成化年制”6字双行楷书款。于北京市新街口外小西天黑舍里氏墓出土。胎质细腻，薄透如纸，釉色光润，色彩鲜艳，制作精致。其轻盈小巧的造型，丰富的色彩，章法别致的纹样，清新舒畅的内容，反映出成化斗彩瓷在造型、绘画、色彩等方面高超的工艺水平及鲜明的时代特征。

克盃、克罍

2015年，是北京建城的3060年。而北京的城市源头在房山琉璃河镇的西周古燕都。

1986年，在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了第1193号大墓，考古人员判断此墓应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之墓”。众多随葬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克盃与克罍。



克盃



克罍

盃（读hē）与罍（读léi）都是青铜酒器。盃，一般前有长流，后有鬲和盖。1193号大墓中出土的克盃，圆顶盖，盖顶正中置半环形钮，盖沿外置半环钮，上有环链与鬲相连。侈口、方唇、直颈，前有管状流，后有兽首鬲，鼓腹、分裆，下接四圆柱足。盖钮两端各有一对凸目和角组成的兽面，盖沿及颈部均饰以云雷纹为地的四组长尾凤鸟纹，腹部光素。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阴文铭文各43字。

罍，一般深腹圆鼓，平底圆足，流行于商至西周。克罍，圆顶盖，盖顶正中置圆形捉手，平沿、方唇、短颈、圆肩，肩部两侧置半环状兽首耳，衔环。鼓腹下收，圈足微外撇，底内凹，下腹部一侧有兽首形鼻钮。盖与器肩部均饰有云雷纹，颈部饰有两圈突弦纹，腹部涡纹下则有一周凹弦纹。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阴文铭文各43字。

多数学界根据铭文内容结合史籍记载研究认为，两件铜器铭文中的“克”字，应指人名，即召公奭（读shì）的元子。两件“克”器的发现殊为重要，按照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它解决了两个重大历史问题：一是受王命实际到燕地就封的第一代燕侯，确实不是召公奭本人，这印证了史界所疑召公“亦以元子就封”的观点是正确的；二是召公奭的长子名“克”，他便是代召公奭到燕国实际就封的初代燕侯，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为研究北京建都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证。

水月观音像

元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坐像，1955年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出土，是元大都城址范围内出土的重要文物之一。它以优美的艺术造型，精湛的烧制工艺，独特而完美的艺术风格，展现了元代雕塑艺术、佛教造像艺术和景德镇窑瓷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首都博物馆典藏的重要瑰宝之一。



水月观音像通高65厘米，头戴宝冠，冠的正面有一小化佛（残），广额丰颐，眼睑低垂，神态安详。此像胎质洁白细腻，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色润柔和，制作工艺无与伦比。首先是整体塑造精准大方，同时局部塑造也一丝不苟，完美生动地展现了元代佛教造像艺术的生机与活力，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汉藏佛教艺术双向的交流与融合。



伯矩鬲

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的伯矩鬲（读lì）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出土。盖面饰以两个浮雕的相背牛面，牛角翘出，与器耳齐平。盖顶中央为两个立体的牛首相背组成的盖钮。颈部饰1周夔龙纹，间以6个短扉棱，龙首均朝向扉棱。袋状腹上饰以浮雕的牛首，牛角端翘起。盖内4行，颈内壁5行，铸内容相同的15字铭文：“在戊辰，侯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樽彝。”是燕国贵族“伯矩”为纪念燕侯的赏赐而作。（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